

社会文化史视域下的纳吉布·马哈福兹 “开罗三部曲”

张若谷

内容提要：社会文化史又称新文化史，它强调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解读。文学作品是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书写同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形式，其实就是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反映历史。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是现实主义小说，将其置于新文化史的视角下，来研究其中的社会关注和历史内涵，既可以揭示纳吉布·马哈福兹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文学关注与社会思考，又可以例证新文化史的主要观点——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记述以及关注人民群众的微观史学观。这样的文本解读既可以将社会文化史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又可以发现经典文本新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社会文化史；纳吉布·马哈福兹；开罗三部曲

一、三部曲是现实主义小说，也是历史记载

学术界的后现代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另一种模式。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是以社会文化史，又称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的。它在试图摆脱传统史学叙事方式的同时，也扬弃了当时盛行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计量方法，从而远离精英世界及其业以固化的所谓普遍原则，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其聚焦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细细描述，将读者带入一个不同的微观世界，使历史这一古老的学科变得愈发迷人、有趣、生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是社会文化史迅速发展的时期，在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的同时，更开拓出文本研究的诸多新领域，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

现代文学对于史学家的重大价值在于，它愿意研究语言和意义在社会、政治和个人经验等所有层面的流动。文学家已经远远超越了“从前关于世界的稳定概念——这样的概念要求他们用文字去复制一个想必是静止的现实”，他们已经知道所有对世界的描述都是可以被人再定义的。历史叙事更恰当的出发点应该是承认“有许多正确的看法，每一种看法都需要自

己的再现形式”。这种丰富概念有诸多好处，其中就包括对历史研究中无法逃避的多视角主义有更高的敏感度。^[1]

通过对社会文化史的探讨，我们会发现现代文学是历史叙事的一种再现形式，是有别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另一种视角。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了微观史的发展，这种取向使研究者的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从中心转移到多维，把普通人作为研究的重要对象，拓展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了平凡人物的命运，正如“开罗三部曲”中的普通民众。

纳吉布·马哈福兹是著名的埃及作家，于198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阿拉伯小说史上的‘金字塔’”。他所著的“三部曲”是反映埃及一个时代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三部曲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大致自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者是小说涉及叙事背景的亲历者，人物塑造则以作家周围的亲朋熟人为原型。作者曾说：“着手写三部曲的前几年，我就开始积累资料了，比如一次聚会、一场对话、一次夜谈等。其中的人物百分之九十都是有真实原型的，有我家人，有邻居，还有亲戚朋友。”^[2]除此之外，作者严格地遵照历史的真实，准确地刻画生活细节，主要情节和主要人物的安排与埃及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是吻合的，其书写的故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文将三部曲作为一种历史记载——记载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微观文学史，为当今研究20世纪的埃

及历史提供多元的视角。

二、三部曲历史叙事下的家庭生活

(一) 传统家庭生活方式

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的家代表了当时传统社会的一个个小家庭。它由七名成员组成，家人们居住在带有庭院独栋建筑中。这座两层楼的房子代表了艾哈迈德·阿卜杜·嘉瓦德先生的王国，男主人经营商铺维持家人的生活和个人享乐，女主人固守家中操持家务、照顾家人。一家人按照传统过着一切听从艾哈迈德先生安排的日子，家庭成员不敢声张个人想法，只能默默地忍受。

(二) 传统家庭中的父权等级制度

三部曲中的父辈形象可以看出当时浓厚的父权等级制度。作品中的父辈形象在传统社会中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三部曲中的艾哈迈德在传统社会中也很有典型意义，马哈福兹是以他家的一位邻居为原型塑造这一人物的。三部曲中偶尔提到的其他父亲形象，如艾哈迈德的父亲、艾米娜的父亲、裁娜卜的父亲，也都是相同类型的严厉父亲。

在所有传统父权社会里，父亲本人既是施加伤害者，同时又是身处传统社会的受害者。父辈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他们或许能够获得敬畏与服从，却得不到子女真正的理解和共鸣，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幸福。马哈福兹笔下的艾哈迈德虽然表面上威风无比，生活得十分潇洒，但其实也很可怜。妻子遭受车祸，“他所熟悉和喜爱的女人的痛苦激起了他的恻隐之心，使他不安”^[3]，他的心情是悲痛的，然而，连这点人之常情他都害怕表露出来，因为担心这有损自己的威信，所以他只能选择发怒。即便在女儿阿伊莎的婚礼上，他都不愿意流露出自己的欢喜之情。由此可见，为维持尊严与威信，他无法表露人的正常情感。艾哈迈德在粗暴践踏孩子、妇女时，不仅把自己和他人疏远和对立起来，也将自己疏远和对立起来，或者说是异化了自己。

(三) 传统家庭中对子女的管教

传统父母按照自己的心意为孩子选择学校：艾哈迈德安排儿子凯马勒学习法律，以便他将来能够当大法官，但孩子拒绝了父亲，决心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艾哈迈德反对法赫米参加社会运动，法赫米表面上温顺地听从了父亲的话，实则偷偷地参加。

传统社会的婚姻也是非常残酷的，它造成了许多悲剧。艾哈迈德的大儿子亚辛结婚、离婚全凭父亲一句话，面对人生大事，亚辛只能说：“一切听你安排，

父亲。”在传统父权家长的规则里，家长是一家之主，是绝对权威，他们按照传统的准则决定家里的一切事务，并要求家庭成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果家庭成员违背了家长的意志，会被视为违反了家庭规则、无视家族的尊严，将会受到严厉惩罚，以此维护家庭的秩序，保证整个家庭稳定地延续下去。人类学家米德提出过“前喻文化”这一概念。前喻文化即“老年文化”，是指由传统导向的文化形态。三部曲中艾哈迈德在家庭里毫无疑问是前喻文化形态的原型。他们复制着祖辈们的生活模式，按照传统规则决策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在前喻文化形态的家庭里，子女被教育要传承家族的传统和价值观，像父辈一样地生活。马哈福兹刻画了父亲的典型形象，批判了父权家长对子女的独断，剥夺压制年轻一代的自由、理想、幸福，进而批判了阻碍社会进步的父权社会。

三、三部曲历史叙事下的社会生活

(一) 男女平等观的传播

现代社会思想传播到埃及引起了思想的震动，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不同社会和阶层慢慢流行起来，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开始改变。

突然之间，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贝克及其妻子赛妮娅太太的影子浮现在凯马勒的脑海里：夫妻俩并肩步出公馆，朝等在门前的轿车走去。没有尊卑之分，宛如两位平起平坐的挚友。她挎着他的胳膊，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一直来到车旁边，贝克在一旁躬身站立，让夫人首先上车。你的父母双亲相携出门时，你能够看到这样的景象吗？简直不能设想！可是那夫妻俩呢，举止稳重，落落大方……赛妮娅太太已入中年，并不比凯马勒的母亲年轻，然而她却穿着一件色彩艳丽、款式别致、耀人眼目的高级大衣，神采奕奕，大模大样。虽然她的容貌不能与天使相比，但还算俊美、清秀，而且周身散发着扑鼻的香气……^[4]

阿卜杜·哈米德·夏达德贝克及其妻子赛妮娅太太是凯马勒单相思的恋人阿伊黛的父母，文中特别交代了贝克夫妻“并肩步出公馆”、没有尊卑之分，“宛如两位平起平坐的挚友”“她挎着他的胳膊，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贝克在一旁躬身站立，让夫人首先上车”，通过这些可以看到在当时男尊女卑、女性不能出门的历史时期，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开始被上流社会所接受。

(二) 传统礼教的破除

他回想起，母亲每每都是带着难以实现的愿

望去拜访侯赛因。但是，为了换取这么一点儿小自由，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凯马勒笑了笑，说：“对侯赛因的访问，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吧？”母亲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锁骨，然后微笑着说：“印象仍在，永不消失……”凯马勒有些激动：“现在，您不像过去那样总被关在家里了。您想啊，倘若不是父亲解脱了您身上的桎梏，您的一切愿望都是难以实现的！”

反观凯马勒的父母：母亲趁着父亲出远门，在孩子们的怂恿下去拜访侯赛因不幸摔断了锁骨，伤好后险遭被离婚。母亲也得到了“一点儿小自由”，也“不像过去那样总被关在家里了”，能通过阳台上的小孔看外面的世界，因为“父亲解脱了您身上的桎梏”。由此可以看到，传统的礼制逐渐有了松动。

（三）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1935—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重大的事件冲击着埃及。在三部曲之一的《甘露街》里有具体描写：

“但是原来的油灯没有了，换上了电灯，吊在天花板下”“努埃麦站起来，走到摆在过厅和餐厅中间的收音机旁，打开收音机”，电灯、收音机等工业化产品进入了百姓家庭。

“今天我在街上碰见了小学时的同学萨玛，她明年就要高中毕业了。”阿伊莎生气地说道：“假如你外公让你继续上学，你肯定超过她，但是他不让你继续念下去。”阿米娜于是说道：

“外公有些看法，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难道你愿意让她继续上学？上学多辛苦，她身子那样单薄娇嫩，怎能受得了那种苦？”……努埃麦不高兴地说：“我多想上学呀！现在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上学。”乌姆·哈奈菲鄙视地说：“她们上学是因为她们找不到好女婿，而你这样漂亮……”阿米娜点点头表示赞同，说道：“你已上过学了，小学都毕业了，还要上什么学呢？你不需要找工作，但愿安拉保佑你，不仅要长得漂亮，还要身体好、长胖点儿。”^[5]

在《宫间街》《思宫街》里描写的时期，传统社会女孩子是不能出门的，更不用说上学了。女孩的人生就是小时候在家里跟着母亲学习做家务，长大后听从父亲的安排找个好女婿。但从祖孙三代的谈话，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女性受教育的情况有所改变，男女受

教育的权利趋于平等，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可以接受教育了。

结语

社会一直在发生着变化，而文学，特别是小说，就是记录这些变化的媒介之一。本研究试图通过非传统的历史来源作为史料的案例，来展示文学的重要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上文史不分家，文学写作经常也用历史资料，用文学来证史也不仅仅是新文化史兴起以后才开始的，实际上这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6]。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轻视文学对历史的记载和反映，在学术研究中忌讳引用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传统历史学家过于强调学科的分裂，文学对历史的记载的贡献同样重要，文学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当下历史的研究随着多学科交叉的发展，受到了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影响，将文学介入历史学的发展中，可以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实资料，研究角度更加丰富，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有些人认为，文学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是一种消遣的手段——其目的和目标仅仅是娱乐，是从面对现实进入舒适的想象世界的轻松逃避。纳吉布·马哈福兹的杰出之处在于他提供了对现实的诚实呈现，揭示了这一过程，并升华、省视它。

[本文为2023年度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新文化史视域下纳吉布·马哈福兹小说《三部曲》历史观研究”（项目编号2023SS052）成果]

- [1] 亨特. 新文化史[M]. 姜进,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13-114.
- [2] 谢杨. 纳吉布·马哈福兹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 33.
- [3] 马哈福兹. 宫间街[M]. 朱凯, 译, 上海: 华文出版社, 2019: 186.
- [4] 马哈福兹. 思宫街[M]李唯中, 译. 上海: 华文出版社, 2019: 181-182.
- [5] 马哈福兹. 甘露街[M]李振中, 译. 上海: 华文出版社, 2019: 5.
- [6] 王笛. 历史与文学: 关于大众历史写作的几个问题[J]. 写作, 2022(4): 5-14.

[作者单位: 西安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